高麗史/卷一百十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二十二 ◄

高麗史
列傳第二十三 高麗史第一百十

► 列傳第二十四

〈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〉

崔有渰

崔有渰，平章事滋之子。性恬退不求名，仕宦十年不遷。忠烈久聞其名，卽位除監察雜端，遷侍丞，上疏直言時事，忤旨流大靑島。承旨趙仁規白王曰：「有渰勵節奉上，不可輕棄。」固請再三，王怒稍解，召還復職。侍史沈暘[1]等上疏極諫，王怒囚暘[1]巡馬所，流有渰海島。仁規又曰：「有渰以病在告，未嘗與聞。」由是得免。累轉右副承旨，進副知密直司事、監察大夫，歷右常侍、判三司、都僉議贊成事。

帝徵陪臣賢者，有渰膺命如元。時行省平章閼里吉思，欲革本國奴婢之法，有渰奏請仍舊俗，帝從之，以功賜錄券[2]。王嘗欲廢忠宣，以瑞興侯琠爲後，有渰言於王曰：「殿下未嘗祭景靈殿乎？太祖及親廟睟容具在，若瑞興侯立，追王其祖禰西原、始陽二侯入祔，則殿下親廟主，不容不遷。殿下千歲後，寧能信其不爾也？高宗、元宗，臣及事之，今老矣，不忍一朝忽不祀。臣若不諫，無以見先王於地下。」王慘然動容者久之。

忠宣乃拜僉議中贊、判典理、監察司事。時忠宣欲遵元法，別軍民，有渰諫止之。忠烈薨，忠宣自元還國，賜有渰玉帶，尋改守僉議政丞、監春秋館事、大寧君，賜輸忠順義輔理功臣號。初尙書李德守女選入元，後爲寵臣妾。與承旨蔡宗璘爭臧獲，寵臣奏帝，遣工部尙書哈剌台，來囚宗璘兄弟于行省，欲奪宗璘文券[2]。有渰固爭之，言甚激烈，

哈剌台不能奪，謄寫而去，國人皆嘆曰：「眞宰相也。」王以有湆年高，令五日一至都堂議軍國大事，命柳淸臣治庶務，尋以淸臣代之。忠肅朝，復起爲政丞、判選部事、大寧府院君。如元賀正，時元欲立省我國，革世祿奴婢法。有湆詣中書省力請止之，及還國人擧手加額泣曰：「存我三韓者崔侍中也。」時年八十六。忠惠元年卒，年九十三，謚忠憲。歷仕四朝，爲國元老，朝野倚重。子持。

金台鉉光載

金台鉉，字不器，光州人。遠祖司空吉，佐太祖有功。父須膽略過人，登第由御史，出知靈光郡。從將軍高汝霖，討三別抄，先登沒陣不還。母高氏夢明星入懷中，生台鉉。

十歲而孤，勤學夙成，風儀端雅，眉目如畫。嘗與儕輩，受業先進家，先進奇愛之，屢引入餉之。家有女新寡，稍解詩，一日從窓隙以詩投之曰：『馬上誰家白面生，邇來三月，不知名。如今始識金台鉉，細眼長眉暗入情。』台鉉自此絶不往。叔父金周鼎見其詞賦，異之曰：「大吾門者，必汝也。吾兄爲不亡矣。」忠烈元年，年十五魁監試，明年登第，後又中殿試，授左右衛叅軍、直文翰署。爲左倉別監，判鷹坊事印侯等搆以不給鷹坊人俸，囚巡馬所。累轉版圖摠郎，與權溥、趙簡，典銓注。遷右承旨，進密直副使。

賀聖節如元至上都，適帝幸甘肅，詔天下進貢使，皆至京師而止。台鉉言於中書省曰：「下國自事大以來，歲時朝賀，未嘗有闕。止於京師，帝命也，達於行在，吾君命也。吾寧獲罪於帝，不敢廢吾君命。」省許之，遂達行在，帝嘉忠懇，大加賞賚，賜御饌以寵之。遷同知司事、文翰承旨、知貢擧取士，率新及第上謁，王賜宴。時元使李學士在席，言於王曰：「天下無此事，唯貴邦不墜古風，往歲與張叅政奉使，適見之，今又獲覩，敢不拜賀？」元授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，陞知僉議司事。

時奸臣分黨，離閒王父子，情不相通。台鉉周旋其間，一以至公，人無閒言。及忠宣奉仁宗靖內亂，本國臣僚懷二者悉誅竄，獨留台鉉，復知密直司事，尋爲咨議贊成事。忠宣卽位，分遣大臣，括諸道民戶，台鉉爲楊廣水吉道計點使、行水州牧使。諸道報僉議司受指畫，每回牒曰：「當依楊廣水吉道所爲行之。」故諸道皆取法。以商議贊成事例罷，閑居者十年。

忠肅八年，起爲僉議評理，尋判三司事。忠宣竄吐蕃，忠肅被留于元，國中黨論起，首

相從王。台鉉雖首居二府，在下者秉權，事多扞格，然賴台鉉鎭定，終不至誤國。伯顏禿古思謀危忠宣，其兄任瑞奪金之甲牌面，淑妃令群臣，上書中書省訴之。台鉉先署名，白元恒、朴孝修，皆托辭不署。忠肅復莅政，多所更改，欲罷台鉉，旣而曰：「此老終始無他，不宜去。」執政無贊之者，卒罷，尋以僉議政丞致仕。台鉉母年百歲，歲賜廩三十碩，及百二歲而卒。後革官制，改中贊致仕。十七年，忠惠以世子在元，王請傳位，元遣使來取國王印，令台鉉權行省事。使者還，宰相以忠肅命召台鉉，至則收省印，囚台鉉及尹碩、元忠等，以鄭方吉，權行省事。於是，台鉉挈家東遊金剛山，盖遠嫌也。忠惠遣使，責宰相擅收省印，罷左右司官，馹召台鉉，復署省事。是年卒，謚文正，年七十。

性廉直，言動循禮，晝不臥，暑不袒。待人以和，事母孝，敎子孫有方，不妄交人，亦無爲仇怨者。歷事三朝，進退以義，處煩劇，裁決精敏，人服其明。言歷代典故，如昨日事，每國有大疑，必就咨決。嘗手集東人詩文，號東國文鑑。子光軾、光轍、光載、光輅。光軾登第，官至摠部議郎。光轍登第，官累判密直，封化平君。光輅登第而夭。光轍、光載、光輅，繼室王氏出也，王氏以三子登科，食國廩歲二十碩。

金光載

光載，字子輿，生而身長二尺餘，父母異而絶愛之。忠宣朝登第，補成均學官。從忠惠王如元，以勞授司僕寺丞，遷都官正郎。曹頔作亂伏誅，王被執如元，光載曰：「吾君危矣，吾忍獨免乎？」往從之。王復爵東還，除軍簿摠郎叅銓選，累遷判典校寺事。

王素憚光載嚴直，左右群小又多忌之，無所籍口。乃曰：「金公愛靜，仕進非其志。」王信之褫[3]其職。忠穆立，拜右副代言，轉知申事。用事大臣惡不附己，奏改版圖判書，王尋悔，除密直副使，提調銓選，陞知司事。

忠定卽位，開書筵，以光載爲師，固辭，拜僉議評理，仍掌銓選。時德寧公主，頗干預政事，王不能沮。光載奮然而出，公主再召竟不應。俄遷三司右使，白王曰：「文選吏曹主之，武選兵曹主之。摠于政房，自權臣始，非令典也，請復舊制。」王從之。然必欲用光載，命兼典理判書。

恭愍立，杜門不出，凡十二年。奉養其母，朝夕盡禮，母歿廬墓終制，每祭必涕泣不止。王聞而嘉之，使人諭曰：「思與卿語，可使得見乎？」光載時抱疾，扶入見，王曰：「

年顏非甚衰也，而有斯疾何耶？」歎惜久之，命有司，旌表所居曰靈昌坊孝子里，復其里若干戶，以奉事焉。

光載敦行孝悌，居家不治生産，左右琴書，湛如也。臨歿謂其妻曰：「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禮也，可與衆婢退矣。且戒毋高聲疾言，以擾我也。」謚文簡，子興祖，倜儻有志，官至軍器監，歷宰水原、海州。與金齊顏、金精等，謀誅辛旽，事洩爲所害。

金倫敬直、希祖、承矩

金倫，字無已，叅理賗之子。忠烈時，哈丹來寇，國人入江華避之。倫外舅許珙爲冢宰，殿其後，令倫挈家以先。倫年十四，指畫如成人，一族賴之。蔭補鹵簿判官，累轉神虎衛護軍，以洪子藩薦，爲辨正都監副使。

有巨室與鄉民，爭一女奴子孫百口，倫閱其籍曰：「此某代某相某歲月，與諸子立券[2]者，距今若干年矣。齒女奴子若孫以較，先後相懸，而女奴之名，一字微偏，必僞也。某相諸子俱有後，當家置籍一本，盍取而考之？」巨室果詘。後爲監察侍丞，有甲乙二人爭家口。乙曰：「先世嘗訟于臺，知臺姓許者按分之。甲所得物故無胄[4]孽，乙家幸得蕃息。遺火亡其籍，甲幸災誣乙爲兼幷爾。」倫默計歲月，曰：「所謂許知臺，必吾家文敬公也。」命吏檢當時印簿，所分名數俱存。以詰甲，甲亦詘，其精詳多類此。內臣挾憾，手歐五品郎殿門，倫劾論甚峻，兼劾證左言不以實爲內臣地者。內臣方有寵，證左亦達官大族，斥倫左遷爲州官。時大修宮室及佛廟，驅民就役，使者旁午皆憚倫，非不得已，莫敢入境，州人賴以息肩。

倫嘗從忠烈入朝，忠宣日候于邸。從臣慕顧退縮，倫身兼數任，獨侍左右，忠烈嘉其志，忠宣亦待以禮。忠肅留元五年，瀋王暠得幸于帝，群不逞誘脅國人，上言願得瀋王爲主。倫與弟元尹禑，獨不署名，或私於倫曰：「違衆自異，若後悔何？」倫罵曰：「臣無二心職耳，何後悔之有？」尋以慶尙、全羅都巡問使，鎭合浦，號令嚴明，吏民安輯。後加僉議評理、商議會議都監事、三司右使。

曹頔構亂伏誅，忠惠命倫訊其黨于巡軍府。一府嫉其從逆，欲栲掠痛理，倫曰：「此輩詿誤於頔耳，何足責耶？若使傷肌膚毁筋骨，必謂我枉法强服以欺朝廷。」乃弛其刑，囚感悅，首罪無隱。獄成驛聞，丞相伯顏右頔黨，顧奏徵忠惠。忠惠道召倫與偕，倫年過六十，聞命馳赴數日，及之鴨綠江。至則伯顏奏下倫獄，令五府官雜問。頔黨多利口，

倫折以片言，辭理簡直，五府官改容，目之爲白鬚宰相。忠惠東還，論功爲一等，圖形壁上，封彦陽君，賜推誠贊理功臣號，爵其父母妻子，賜田及臧獲。

後帝遣高龍普，賜王衣酒，繼遣朶赤，執王以歸。倫時家居，聞變遽起，痛不及奔問，詣龍普。又知其不可感以義，退與宰相言所以乞哀朝廷者。咸曰：「陪臣犯天威，恐有大譴。」故政丞姜莊曰：「帝意未測，如之何，如之何？」李凌幹曰：「今天子聞王無道罪之，若上書論奏，是以天子之命爲非，可乎？」倫厲聲曰：「臣之於君，子之於父，妻之於夫，當盡其恩義耳。其父被罪，爲其子者，忍不救乎？其言帝意未測者，何謂也？」諸相皆黙然，倫又言：「今之呈省，雖不蒙兪，然救其主而得罪，吾知其必無也。」一坐皆然之，遂決議上書。令金海君李齊賢草之，國老多不署名，竟未就，倫終身憤憤，形於言色。忠穆初，爲贊成事，尋陞左政丞，未幾乞退，封府院君，號加輔理。

忠惠薨，久未謚，王及德寧公主將請于元，召倫問之，對曰：「先王不返，徒以親近憸壬，歛怨累德。今禍首猶在，必先正其罪，以明先王非辜，然後可請。」遂與李齊賢、朴忠佐等耆老，上疏極言康允忠罪惡，以爲：「聖武皇帝，肇基朔方，忠憲王慕義先服。世祖皇帝，班師南國，忠敬王冒險親朝，賴及子孫，世爲甥舅。允忠屑屑小人，專權於國，流毒於民，至使先王，存被譴訶，歿稽贈謚。若不擧正此賊之罪，無以追明先王之忠。請詳憤憤之詞，以慰冥冥之恨。」王及大妃感悟，轉呈于元，授倫改正、請謚二表遣之，倫謝曰：「臣桑榆之年七十又二，恐顚隮道路以辱明命。然喘息尙存，敢不黽勉？」退而理裝，將如元。忽得風疾，十日不飮水漿，令左右扶起，具衣冠端坐而逝，謚貞烈。倫仁於宗姻，信於故舊。喜觀書，多識典故，人有問者，響應無疑。子可器、敬直、淑明、希祖、承矩，二人出家。

金敬直

敬直，累官至密直。忠定初，以毁辱王，杖流海島，恭愍召拜僉議評理。陞贊成事，進封彦陽府院君，後拜守司徒、上柱國、彦陽伯。紅賊退，倭又寇楊廣諸縣，京城戒嚴。敬直詣王宮，見宰樞博弈戲謔，遽還家大息曰：「國家其將亡乎？吾胸中如焦火矣。時雖太[5]平，宰相不可戲謔，今不恤兵革、饑饉，耽樂若是，欲不亡得乎？如吾父在聞之，卽欲死矣。」卒，官檢校侍中。

金希祖

希祖，登第累遷都官佐郎，恭愍初，轉軍簿判書，改簽書樞密院事。倭寇楊廣道，京城戒嚴，簽坊里丁爲兵，亦令百官從軍。國子學官上書言：「臣等常侍夫子廟庭，學官從軍古無例。」侍中廉悌臣、李嵒曰：「爾雖不侍，孔子焉往？」希祖爭之不得。

後拜樞密院使，紅賊逼京都，從王南幸。賊平，與平章李公遂、叅政黃裳，分守京城，錄扈從功爲一等。尋以事流順天府。德興君之變，諸州軍將赴西北面禦之，屯京城東郊未發，平澤軍謀亂伏誅。宰樞議軍亂必由流貶宰相，列姓名，欲置極刑。時李春富亦在貶中，王曰：「金希祖、李春富，焉有是謀？」句去之。

金承矩

承矩，恭愍朝，授監察掌令，尋以典儀令，存撫江陵道。未發，與郎將康伯顔鬪歐之，伯顔曾有隨從勞訴于王，王怒繫巡軍，宰相朴樹年請原之，止罷其職。後爲慶尙道按廉，以病還道卒。操行廉潔，中年而夭，人皆惜之。

王煦重貴

王煦，初姓名權載，蒙古名脫歡，政丞溥子也。其兄準，受知忠宣王，王問其兄弟，聞載名則喜，未及見授郎將，俄遷三司判官。王在元召之，一見遂以爲子，賜姓名王煦係屬籍。王還國，出入常同車，由司僕副正，轉司憲執義。忠肅元年，陞爲三重大匡、雞林府院君，三年，加府院大君，時稱王弟。年二十餘，

忠宣還于元，奏爲皇太子速古赤，爵鷄林郡公，卽都下買田宅以賜。七年，宦者伯顔禿古思構忠宣，流于吐蕃，煦欲以身代，帝聞而憐之，禿古思不能害。煦與門客兩三人，將詣吐蕃，道見使者西去與語。使者喜曰：「吾奉詔迎王來矣。吾當巡諸路恐晚，公宜先報。」因與驛三騎。煦兼行至臨洮見王，旣而使者適會，遂陪至京師。及忠宣薨，服衰麻，奉柩東還。旣葬，每朔望，私祭陵下，至歿身。

忠肅留元，瀋王內懷覬覦，詭計百端，而王無所可否，左右多反覆。煦獨以義自將，終始無閒言。自忠宣薨，垂二十年未有謚，煦如元請謚，幷請忠肅謚。柄國者莫助，煦自以爲己責，所費無算，卒得請。

忠穆元年，丁母憂，起爲僉議右政丞。溥尙無恙，强之再三，不獲已視事。首以選法，

歸之典理、軍簿。

舊制官吏祿薄，賜京畿田，人若干畝，謂之祿科，權貴奪之幾盡，諸領府尤受其害。煦下令復之，由是，爲姦貪所惡而罷，以金永煦代之，時人觖望。明年溥卒，踰月，帝命煦脫衰入朝。又明年，煦與左政丞金永旽，奉帝旨來告王曰：「帝問先王失德，臣等奏：『先王初不若是，但小人導之耳。其徒尙在不去，亦誤今王。』帝然之，勑臣等曰：『汝其往治之。』」太妃聞之泣下，賜酒慰謝。永旽傳帝密旨曰：「可復以王煦爲政丞。」時右政丞盧頊在側，慙赧而退，稱疾不出。於是，置整治都監，以煦及永旽，贊成事安軸，判密直金光轍爲判事，鄭珦、金玭等爲屬官，分遣屬官，量諸道田，皆兼按廉。玭爲楊廣道，利川縣吏，嘗以公田賂政丞蔡河中、理問尹繼宗。玭截吏耳，徇于道內，牒報都監。錄事安吉祥懷繼宗舊恩，不以告，煦、永旽怒批其頰，鳴鼓黜之。元遣使賜煦、永旽衣酒及鈔，敦勸整治。

煦等。以奇皇后族弟奇三萬，倚勢奪人田，恣行不法，杖之下巡軍獄死。行省理問所收都監官佐郎徐浩、校勘田祿生訊問，煦與永旽呈書于僉議府曰：「我等親奉帝命，整治本國。今行省理問所，以三萬之死，歸咎都監，囚浩、祿生，理問河有源挾私枉問，必欲誣服。自今不能整治，冀轉達中書省。」旣而煦與永旽，欲親奏帝如元，理問所累遣人追之，悉囚都監官。會帝遣中書省右司都事兀理不花等，賜衣酒于王及煦、永旽，以賞整治，煦、永旽，至洞仙驛遇之乃還。不花以帝命，問整治幾何。理問所聞之，釋浩等，又因浩誣服，囚都監官吳璟、陳永緖、安克仁、李元具、全成安于獄，尋釋之。復欲誣加其罪不服，皆下獄。元聞三萬死，遣工部郎中阿魯、刑部郎中王胡劉等，來鞫之，復遣直省舍人僧家奴，杖整治官白文寶等十數人。惟煦、安軸，以帝命原之，光轍、元具，以病免杖。帝仍降璽書，復置整治都監，令煦判事。時永旽執己見，煦恥與校，帝詰之，事皆委煦。尋領都僉議司事。

四年，復爲政丞，京城大飢，楊廣、西海尤甚，煦發廩賑濟，所全活甚衆。忠穆薨，德寧公主命煦與府院君奇轍，攝行征東省事。煦等遣李齊賢如元上表，請立嗣王。忠定元年，入賀聖節東還，至昌義縣以疾卒，遼東部使者，傳歸其柩，年五十四。

爲人剛正莊重，魁顔脩幹，望之毅然，平生不妄言，稍讀書，通大義，能言先賢事。好接賓客，雖下士必待之盡禮。再爲相，以興利除害爲心。及卒，盧頊憾整治時究治己事，沮官葬，又令沿路諸驛，禁置柩正廳，驛吏望柩號泣，迎入祭之如父母。恭愍元年，敎曰：「予十年于朝，從臣終始一心功力尤著者，頗已官賞。政丞王煦不幸先歿，予甚悼

之，宜加贈謚，錄其子孫。」謚正獻，後配享恭愍廟庭，子重貴。

王重貴

重貴，有宰相器度，恭愍初，爲左副代言，奇轍伏誅，以轍壻流外。後拜同知密直司事，忤辛旽見罷。時元與本國有釁，讒者誣重貴等洩國陰事于元，流之，未幾召拜監察大夫。十八年，瑞原君盧瑄奉北元詔，至黃州，王遣大將軍宋光美，執詣鞫其由。詣誣服與重貴、李壽林、李明等謀行諜，遂囚重貴等獄殺之，梟首于市，人皆惜其無辜。

辛禑二年，贊成事池奫，欲娶重貴妻奇氏，數行媒不應。一日，奫率徒黨至其第，婢僕走報曰：「願夫人避之。」奇曰：「我不可苟逃。」婢僕意其從之。奇饗奫以酒，奫自以爲事得諧，遂欲入室，奇捽奫胡批其頰曰：「宰相有如此强暴之行耶？寧死從汝乎？」奫慚而退。奇往告崔瑩曰：「奫以妾有華屋，欲有之，暴辱於妾。公以淸直聞故，來告耳。」乃移居，國人義之。子肅、嚴、道。

韓宗愈

韓宗愈，字師古，漢陽人。父英，密直致仕。忠烈三十年，年十八擢第入史翰，忠肅朝，爲史官修撰。魏王館庭磚日照，霜光粲爛，成花草狀，又僧元果獻怪草，宗愈與內官等以爲：「聖德致此瑞也。」累遷藝文應敎。王置政房，以代言安珪掌銓注，宗愈與右常侍林仲沿、議郎曹光漢叅之。轉司僕副正。時王留元，瀋王暠覬覦王位，惡本國多輸錢財于王所，以帝命，遣人徵其錢物，令各倉司刷送所輸文字，宗愈及義成倉提擧金仁衍獨不聽。暠與王相持，國人頗惑，宗愈慨然，爲王訟理，迺與李兆年等，連名爲書，如元獻之。王歸，功擢爲代言，遂陞知申事。

王又爲奸臣所誤，謂宗愈曰：「吾欲表請于元，禪位瀋王。」遂密以表授宗愈，促令印之，宗愈曰：「國家傳之祖宗，豈宜廢嫡以與旁支乎？」固諫不得命。旣退托以墜馬不起，與兆年謀諸大臣，執奸臣斥之，事竟不行。

忠惠初，進密直提學，與右代言李君佐同掌試，取周贇等。崔安道子璟，借作中試，諫官許邕、趙廉、鄭天濡等，論宗愈等取士不公，請令覆試。

曹頔之亂，宗愈與政丞金倫理其黨，獄成驛聞，丞相伯顏，不省顧奏，徵忠惠。宗愈等

從之，至則俱繫獄事叵測，會伯顏死，得解。王還國，論功爲一等，拜評理封漢陽君，賜鐵券[2]，圖形壁上，爵其父母妻子，賜田及臧獲，俄改贊成事。王有岳陽之行，時忠於王者，宗愈及兆年耳，兆年已卒，帝欲托元子召宗愈。明年，詔奉忠穆，歸國輔政，拜左政丞。王嘗欲觀李白、杜甫詩，宗愈曰：「抽黃對白，無補於政。」王命進之，宗愈托以無典守者，竟不進。

忠定立，權倖用事，宗愈以府院君，退老其鄉，非有事未嘗至京城。恭愍元年，與金承澤等，入侍書筵，王每加優禮，復欲相之。三年得疾，謂子壻曰：「吾起布衣位冢宰，死亦何恨？後三日，當與若等別。」至期果卒，年六十八，謚文節。自幼，瞻視異衆，性厚重，軀幹魁偉，望之儼然，知其公輔器。自筮仕，九轉爲三重大匡，常典銓選，處事接物，皆有餘裕。爲文章，務去俗氣，尤致意於詩。又喜談笑，樽俎間，和氣油然可愛。其未達也，與一時名士，相往還群飲無虛日，號楊花徒。宗愈醉，輒起舞，謌楊花辭曰：「待如晦，淸風飛揚到黃閣中。」識者皆異之。子伯淳、仲明、季祥。

李齊賢達尊、寶林

李齊賢，字仲思，初名之公，檢校政丞瑱之子。自幼嶷然如成人，爲文已有作者氣。忠烈二十七年，年十五魁成均試，又中丙科曰：「此小技耳。」討論經籍益勤，淹貫精研，瑱喜曰：「天其或者，益大吾門乎！」三十四年，選入藝文春秋館。忠宣元年，擢糾[6]正，累遷成均樂正。嘗任豊儲內府，監斗斛校錙銖，無難色，人曰：「李公可謂不器君子。」

忠宣佐仁宗定內亂，迎立武宗，寵遇無對。遂請傳國于忠肅，以太[5]尉留燕邸，構萬卷堂，書史自娛。因曰：「京師文學之士，皆天下之選，吾府中未有其人，是吾羞也。」召齊賢至都。時姚燧、閻復、元明善、趙孟頫等，咸游王門，齊賢相從，學益進，燧等稱嘆不置。遷成均祭酒，奉使西蜀，所至題詠，膾炙人口，驟陞選部典書。忠宣之降香江南也，齊賢與權漢功從之，王每遇樓臺佳致，寄興遣懷曰：「此閒不可無李生也。」

忠宣嘗問齊賢曰：「太祖時，契丹遺橐駝，令繫橋下，不與芻豆，餓而死。橐駝雖不産中國，中國亦未嘗不畜之，國君有數十頭橐駝，其弊不至傷民，却之則已，何至餓而殺之乎？」齊賢對曰：「創業垂統之主，其見遠，其慮深，非後世所及也。且宋太祖養猪禁中，仁宗令放之。後得妖人，顧無所取血，知太祖慮亦及此。此亦未爲定論，安知太祖養猪之意，不有大於取血者耶？我太祖之所以爲此，將以折戎人之譎計耶，抑亦防後

世之侈心耶？盖必有微旨此在。殿下恭默而思之，力行而體之爾。」又問：「我國古稱文物侔於中華，今其學者皆從釋子以習章句何耶？」齊賢對曰：「昔太祖經綸草昧，日不暇給，首興學校，作成人材。一幸西都，遂命秀才廷鶚爲博士，教授六部生徒，賜彩帛以勸，頒廩祿以養，可見用心之切矣。光廟之後，益修文教，內崇國學，外列鄉校，里庠黨序，絃誦相聞，所謂文物侔於中華，非過論也。不幸毅王季年，武人變起，玉石俱焚，其脫身虎口者，逃遯窮山，蛻冠帶而蒙伽梨，以終餘年，若神駿、悟生之類是也。其後國家稍復文治，雖有志學之士，無所於學，皆從此徒而講習之故，臣謂學者從釋子學，其源始此。今殿下廣學校，謹庠序，尊六藝，明五教，以闡先王之道，孰有背眞儒從釋子哉？」忠宣嘉納，遷知密直司事，賜端誠翊贊功臣號，又賜田及臧獲，以賞燕吳侍從功，奏授高麗王府斷事官。

後復如元，柳淸臣、吳潛上書都省，請立省本國比內地。齊賢爲書上都堂曰：「中庸曰：『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繼絶世，擧廢國，理亂持危，厚往薄來，所以懷諸侯也。』說之者曰：『無後者續，已滅者封，使上下相安，大小相恤，天下皆竭其忠力，以藩衛王室矣。』昔齊桓公遷邢而如歸，封衛而忘亡，所以糾[6]合一匡爲五霸首也。霸者猶知務此，况居域中之大，以四海爲家者哉？竊惟小邦，始祖王氏開國以來，凡四百餘年。臣服聖朝，歲修職貢，亦且百餘年。有德於民，不爲不深，有功於朝廷，不爲不厚。歲在。戊寅，有遼民胄[4]孽金山王子者，驅掠中原之民，東入島嶼，陸梁自肆。太祖聖武皇帝，遣哈眞、札剌兩元帥討之，會天大雪，餽餉不通。我忠憲王，命趙冲、金就礪，供資粮，助器仗，擒戮狂賊，疾如破竹。於是，兩元帥與趙冲等，誓爲兄弟，萬世無忘。又世祖皇帝返旆江南，我忠敬王知天命之有歸，人心之攸服，跋涉五千餘里，迎謁梁楚之郊。忠烈王，亦躬修朝覲，未嘗小懈，征收日本，則悉敝賦而爲前驅，追討哈丹，則助官軍而殲渠魁，勤王之效，不可枚擧。故得釐降公主，世篤甥舅之好，而不更舊俗，以保其宗祧社稷。繄世皇詔旨是賴。

今聞朝廷擬於小邦，立行省比諸路。若其果然，小邦之功且不論，其如世祖詔旨何？伏讀年前十一月，新降詔條：『使邪正異途，海宇康乂，以復中統、至元之治。』聖上發此德音，實天下四海之福也，獨於小邦之事，不體世祖詔旨可乎？中庸之書，聖門所以垂訓後世，非空言也。觀其所言，繼者吾且治之，廢者吾且興之，亂者治之，危者安之也。今無故將蕞爾之國，四百年之業，一朝而廢絶之，使社稷無主，宗祧乏祀，以理揣之，必不應爾。更念小邦，地不過千里，山林川藪，無用之地十分而七。稅其地，未周於漕運，賦其民，未支[7]於俸祿，於朝廷用度，九牛之一毛耳。加以地遠民愚，言語與上國不同，趨舍與中華絶異，恐其聞此，必生疑懼之心，未可以家至戶諭而安之也。又

與倭民，濱海相望，萬一聞之，無乃以我爲戒，而自以爲得計耶？伏望執事閣下，追世祖念功之意，記中庸訓世之言，國其國，人其人，使修其政賦而爲之藩籬，以奉我無疆之休。豈惟三韓之民，室家相慶，歌詠盛德而已？其宗祧社稷之靈，將感泣於冥冥之閒矣。」議遂寢。

忠宣被讒流吐蕃，齊賢又與崔誠之獻書元郎中曰：「竊伏海濱，歆芳名高下風，爲日久矣，思欲覩梧竹之標，聞秋陽之論，顧無紹介爲之先容，因循歲月，願莫之遂。今忽焉披露肝膽，以效於前，交淺言深，恐未足以感發尊聽。然而敝邑於足下，爲恭桑之地，雖出幽遷喬，泥蟠雲飛，家中原，仕上國，墳墓親戚，固在敝邑，於僕等所欲言，又焉得而無情哉？今聖天子勵精圖治，大丞相才略不世出，言聽計從，廟無遺算。有一夫不獲其所，一物不得其平，必振拔而安措之然後已。而足下以端慤雄深之質，文之以禮樂詩書，高冠博帶，優游東閣，潤色伊、周，而　　縫房、杜，亦可謂得靑雲知己，以行其道者矣。竊惟，敝邑事大以來百有餘年，歲修職貢，未嘗小弛。

往者，遼民遺種金山王子者，驅掠中原之民，弄兵于海島，朝廷遣哈眞、札剌，帥師討罪。天寒雪深，甬道不繼，軍不得前，却幾爲兇徒所笑。我忠憲王，命陪臣趙冲、金就礪，轉餉濟師，掎角而滅之。兩國之帥，相與約爲兄弟，誓萬世無相忘，是則敝邑所以盡力於太祖皇帝時也。世祖皇帝南征返旆，將繼大統時，有介弟扇變于朔方，諸侯憂疑，道路甚梗[8]。我忠敬王以世子，率群臣拜迎于梁楚之郊，天下於是，覩遠人之悅服，知天命之有歸，是則敝邑所以盡忠於世祖皇帝者也。忠敬王襲爵東歸，忠烈王復以世子，入侍輦轂，世祖念其功，嘉其義，令尙公主，以示殊恩。屢頒詔旨，毋改舊俗，四海之內，稱爲美談。

我老瀋王，卽公主子而世祖親甥也，自世祖之時，以至于盛代，歷事五朝，旣親且舊。但以功成不退，變生所忽，毁形易服，遠竄吐蕃之地。去故國萬餘里，顚崖絶險，十步九折，層冰積雪，四時一色，嵐瘴薰蒸，盜賊竊發。革船渡河，牛箱野宿，閒關半年，方至其域。飯麥麨處土屋，辛苦萬狀，不可殫記。行路聞之，尙爲之於邑，况策名委質者哉？閽闔阻排雲之叫，廊廟絶蟠木之客，雖含恤而憤泣，大聲而疾呼，孰聞而孰憐之耶？此僕所以當食忘味，已臥復起，皇皇栖栖，淚盡而血繼者也。盖柔遠敦族，先王之政也，以功覆過，春秋之法也。足下何不從容爲丞相言之，明往日之無他，今日之自艾？累世之忠勤，不可負，國人之思慕，不可遏，世祖肺腑之屬，又不可以不錄。於以入奏冕旒，導霈金雞之澤，賜環而東，復見天日，使聖天子之世，無向隅而泣者。則大丞相之德之美，益著於遐邇，而不忘本之義，善救物之仁，天下皆稱頌於足下。豈惟敝邑君

臣，銘肌鏤骨，圖報其萬一而已哉？」

又上書丞相拜住曰：「小國下官，敢以陋言，仰瀆尊聽，其爲狂僭大矣。然而江河之量，無所不容，芻蕘之言，必有可取，伏望哀其迫切之意，先寬其罪而小加憐察。孟子曰：『禹思天下有溺者，如己溺之，稷思天下有飢者，如己飢之也。』天下之溺與飢者，非禹手擠之而稷遏其哺也，何其心斷然自以爲責而不辭歟？天之降任于大人，本欲使之濟斯人也。苟視其困窮無告者，恬不爲愧，豈天之降任意耶？此所以忘胼胝之苦，親播植之勞，宅九土粒蒸民，左右堯、舜而澤及後世者也。設有一人焉，不幸而陷濤瀨轉溝壑，禹、稷而見之，將圖其須臾之活而已耶？吾知必爲之計，使之不復虞飢患溺然後已也。

恭惟丞相>執事，光輔聖天子，不動聲色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，玉燭清明，年穀屢登，戴白之叟，以爲復覩中統、至元之治，人之生於此時，亦可謂幸矣。如此而有一人焉，困窮之勢，甚於飢溺，執事其何以處之？往歲我老瀋王，遭天震怒，措躬無所，執事哀而憐之，生死肉骨於雷霆之下，得從輕典，流宥遠方，再造之恩，有踰父母。然其地甚遠且僻，語音不通，風氣絶異。盜賊之不虞，飢渴之相逼，支体羸瘠，頭髮盡白，辛苦之態，言之可謂流涕。語其親則世祖之親甥也。語其功則先帝之功臣也，又其祖考，爰自聖武龍興之際，慕義先服，世著勤王之效，傳所謂猶將十世宥之者也。竄謫以來，已及四年，革心悔過，亦已多矣。伏惟，執事既嘗力救於始，無忘終惠於後，申奏鄙聰，導宣睿渥。俾還本國，以終天年，其爲感幸，豈止陷濤瀨者履坦途，轉溝壑者飫美食而已哉？若謂時未可也，姑徐爲之，日延月，引而爲賢且有力者所先，天下之士，將謂執事見事獨遲，小國之人，將謂執事爲德不竟，竊爲執事惜之。」

既而帝命，量移忠宣于朶思麻之地，從拜住所奏也。齊賢往謁忠宣，謳吟道中，忠憤藹然。加密直司使，賜推誠亮節功臣號，再轉僉議評理、政堂文學，又封金海君。

忠肅薨，曹頔構亂，忠惠擊殺之，然其黨在都者甚衆，必欲抵王罪。元遣使召王，人心疑懼，禍且不測。齊賢奮不顧曰：「吾知吾君之子而已。」從之如京師，事得辨析，功在一等，賜鐵券[2]。既還，群小益煽，齊賢屛迹不出，著櫟翁稗說。

忠惠被執于元，宰相國老會旻天寺，議上書請赦王罪。齊賢草其書曰：「高麗國耆老衆官，謹齋沐上書于征東省諸相公執事。朝廷使臣朶赤等，欽奉郊天大赦德音，前來王京。我寶塔實憐王，引僚吏備儀仗，出迎城外，入于本省，聽詔訖，使臣等就執王上馬回去。事出倉卒，凡在陪臣，措躬無所，尙復奚言？

然念王年少不更事，直情徑行，所以致此，原其本意，盖亦無他，天日照臨，胡可誣也？又念小邦始祖王氏，開國海隅四百二十六年，子孫相繼二十八世，歷宋、遼、金，通使往來，羈縻而已。及我太祖聖武皇帝龍興之際，有金山王子者，驅掠中原之民，圖復亡遼之業，勢窮東走，陸梁島嶼。太祖命哈眞、札剌兩將帥討罪，天寒雪深，餉道不繼。我忠憲王遣趙冲、金就礪等，助兵與粮，一擧破賊。於是，兩國同盟，萬世子孫，無忘今日，因分所虜生口爲信，今小邦有契丹場，是也。世祖文武皇帝觀兵襄陽，阿里孛哥扇變漠北，諸侯虞疑，各懷去取。我忠敬王，時爲世子，蒙犯霜露，直至汴梁，以迎于道。世祖望見驚喜曰：「高麗荒遠之邦，今我北歸，將繼大統，彼其世子，自來歸我，天贊我也。」

忠敬王旣當國，陪臣林惟茂父子，不喜內屬，擅廢立，阻兵江華。世子忠烈王，奔告朝廷，世祖赫怒，詔王復位，乘馹入覲。王及世子，引兵東還，擒戮逆黨，去水而陸，一心供職。忠烈王之世，世祖兩征日本，王遣金方慶等，修其戰艦，每爲先鋒。又乃顔之黨哈丹，攻陷水達達、女眞之地，侵及我疆，欲抗天威，王出兵逆擊之，隻輪無返者。大德末，益知禮不花王，左右仁宗皇帝，定亂淸宮，奉迎武宗皇帝，爲一等功臣，是則王氏忠於朝廷也久矣。又念世祖皇帝，釐降忽篤愍迷思公主，是生益知禮不花王，益知禮不花生阿納忒室利王，阿納忒室利生寶塔實里王。寶塔實里王，雖疎且遠，其於世祖實有肺腑之親焉。又念皇后奇氏，生自小邦，上配至尊，誕毓元良，爲天下所慶賴，朝廷之視小邦，不應與諸蕃同焉。

又念小邦與日本，隔海爲隣，我之蒙福，彼則愧其歸化之遲，我之獲戾，彼則甘其執迷之陋，勢之必然者也。昔周執衛侯衍而卒令復位，漢徵梁王武而亦使歸梁，有以見王者之大度也。况我朝廷，自列聖以來，好生之德，萬萬過於周漢。而今則親享南郊，尊祖配天，大禮旣成，德音廣布，外薄四海，蹈舞歡呼。苟有一物，不被其仁澤者，所宜痛心。欽惟，聖天子以宥過無大之仁，儻回一念，使我寶塔實里王，免離罪罟，游泳恩波，且使王氏君臣、社稷，不替其名，衣冠風俗，並仍其制，山海愚民，獲安舊業，則太祖、世祖勤恤小邦之意，豈不益明？世祖釐降公主，生子若孫，以繫遠方之心，其規模豈不益遠？皇后誕毓元良，天下之慶賴，豈不益偉？小邦勤王敵愾之志，豈不益堅？日本未服之民，革其執迷，樂於歸化，其意豈不益篤？四百二十六年、二十八世血食之鬼，豈不益感？朝廷宥過無大好生之德，豈不益播於天下後世哉？伏惟，執事俯察葑言，達于天聰。」後欲署名呈省，國老多不至，事竟未就。

忠穆襲位，進判三司事，封府院君，上書都堂曰：「今我國王殿下，以古者元子入學之年，承天子明命，紹祖宗重業，而當前王顛覆之後。可不小心翼翼以敬以慎。敬慎之實，莫如修德，修德之要，莫如嚮學。今祭酒田淑蒙，已名爲師，更擇賢儒二人，與淑蒙講孝經、語、孟、大學、中庸，以習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道，而選衣冠子弟正直謹厚好學愛禮者十輩爲侍學，左右輔導。四書旣熟，六經以次講明，驕奢、淫佚、聲色、狗馬，不使接于耳目，習與性成德造罔覺，此當務之莫急者也。君臣義同一體，元首股肱，不親附可乎？今宰相非宴會不相接，非特召不得進，此何理乎？當請日坐便殿，每與宰相，論議政事，或可分日進對，雖無事，不廢此禮。不然則大臣日疎，宦寺日親，生民休戚，宗社安危，恐莫得而上聞也。

政房之名，起于權臣之世，非古制也，當革政房，歸之典理、軍簿。置考功司，標其功過，論其才否，每年六月，、十二月，受都目考政案，用以黜陟，永爲恒規，則可以絶請謁之徒，杜僥倖之門。今若因循，不復古制，深恐將來，梁將、祖倫、朴仁壽、高謙之輩蜂起，而黑冊之謗，不可遏也。鷹坊、內乘，毒民尤甚者，前已下令革罷，後復遷延，中外失望。至使龍普馳出見責，可不愧于心乎？德寧、寶興等庫，凡非古制者，一切釐革，庶永不負聖旨勤恤之意。刺史、守令得其人，則民受其福，不得其人，則民遭其害。官高而降爲者，偃肆不遵法，年邁而求得者，昏懦不任事。或以請謁起壟畝垂金魚者，又不足言也。請如古制，朝士之未入叅者，必經監務、縣令，至于四品，例爲牧守，而監察司、按廉使，必行褒貶，爲之賞罰。所謂官高者、年邁者、用請謁起壟畝者，如不得已，寧授京官，勿與親民之任。行之二十年，流亡不復，貢賦不足，未之有也。

金銀、錦繡，不産我國，前輩公卿，被服只用素段[9]子、若紬布，器皿只用鍮銅、甍瓦。德陵作一衣，問直則重，輟而不爲。毅陵嘗責前王：『蹙金之衣，揷羽之笠，非吾祖舊法。』有以見國家四百餘年，能保社稷，徒以儉德也。近來風俗，窮極奢侈，民生困而國用匱，職此而已。請宰相今後不以錦繡爲服，金玉爲器，又不使袨服乘馬者擁其後。各務儉約，諷上而化下，風俗可以歸厚也。

前者迫徵暴歛之布，便合歸於納者。然恐官吏夤緣爲奸，細民未蒙實惠故，宜分付諸司，以充來歲雜貢，令其得免先納借貸之弊。行省旣有文移，當早施行。

三食邑旣立之後，百僚俸祿不備，夫以一國之主，取群臣養廉之資，以實私藏，豈不貽譏後世？請聞諸兩宮罷食邑，還屬廣興倉，充其俸祿。

京畿土田，除祖業、口分，餘皆折給爲祿科田，行之近五十年。邇者，權豪之門，奪占略盡。中閒屢議釐革，輒以危言脅欺上聽，卒莫能行，此大臣不固執之所致也。果能釐革，悅者甚衆，不悅者權豪數十輩而已，何憚而不果爲哉？

州郡遠年貢賦之逋欠者，有司百計迫徵，十分莫得其一，祗是歛怨而已。望下令，自至正三年已前逋欠貢賦，一切蠲免。前此數年，窮民有因暴歛，典賣男女。請令諸道存撫、安撫使，出榜許其來京自告，因以官財量給贖還，其買者亦令自首，若不自首，後有告者，不與其直，勒還父母，甚者治罪。」

後與安軸、李穀、安震、李仁復，增修閔漬所撰編年綱目，又修忠烈、忠宣、忠肅三朝實錄。

恭愍卽位，未至國，命齊賢攝政丞，權斷征東省事，齊賢上書于王曰：「伏聞聖旨，國王丞相一時受命，上自德慶府，下至小民，踊躍歡忭，不可勝言。又奉王旨，凡一國緊要利民利國，勾當悉皆行下，見聞者莫不有更生之望。但臣才微年邁，萬事皆不如人，忽承重命爲權省政丞，感激之情，上有天日，恐不勝任，措躬無地。惟望印寶旣至，妙選賢能，以備庶官，早下新命。」尋拜都僉議政丞，齊賢下理問裴佺及朴守明于行省獄，流直城君盧英瑞于可德島，贊成事尹時遇于角山，貶贊成事鄭天起爲濟州牧使，知都僉議韓大淳爲機張監務。時王在元，國空虛，齊賢措置得宜，人賴以安。嘗於拜表，陞陛上行禮，儀衛與王無異，人譏之。

趙日新挾負魄之功，暴橫驕恣，以齊賢居右，深忌之相詰。齊賢白王曰：「臣不敢居具瞻之地。」固辭不允。又因墮馬傷足上箋辭，王不允，加推誠亮節同德協義贊化功臣號。齊賢又上三箋，牢讓不已，遂致仕。日新聚群不逞，夜入宮，害所忌，縱兵誅殺，齊賢以辭位得免。日新伏誅，起齊賢爲右政丞，賜純誠直節同德贊化功臣號。明年辭，以府院君、知貢擧，取李穡等。復爲右政丞辭，封金海侯，改門下侍中，又辭不允。六年，乞以本職致仕，從之。國制，封君致仕，頒祿有差。旣老而猶受厚祿，於義不安，故有是請。朝論以爲本職致仕，非所以敬大臣也，復封雞林府院君。奇轍等伏誅，王以轍等衣服、綵帛，賜宦寺及兩府，齊賢辭以無功不受。又上箋請老，仍致仕。

撰國史於其第，史官及三館皆會焉。王嘗命齊賢，議定昭穆之次，語在禮志。王又以修築京城，訪大臣、耆老，齊賢上言曰：「三代而上，不可知，三代而下，立都而無城郭，未之聞也。我太祖東征西討，削平僭亂，統三爲一之後，七年而薨。用瘡痍之民，起土

木之役，所不忍也故，不城松京，非不爲也，勢不可也。其後因循，至於顯王之初，契丹躪躒京邑，燒毀宮室，顯王蒼黃南狩。當時若有城郭之固，契丹未必躪躒燒毀若此其甚且易也。顯王二十年，始命李可道築開京城郭，後金山王子引兵而來，西海道、忠淸道沙平津北，無處不至，不得入京都。餘古、車羅大屯兵黃橋，又不能入京都，以有城郭也。城郭之當修，無智愚，皆知之矣。若修之，則農時不可奪，糇粮之資，板築之材，不可不備。起役之後，大衆一聚，宮城及城門，必令守備可也。旣定此議，雖有陰陽忌諱，確然不改，然後可就也。」紅巾之亂，王南幸，齊賢謁于尙州，嘗揮涕嘆曰：「今日播遷，何異玄宗祿山之亂？」及賊退，又與洪彦博言曰：「古人稱：『壯哉山河，此魏國之寶也！』初若設險守隘，制勝可必，恨不早圖也。賊若野戰，則我軍必敗，但因雨雪，乘賊不虞故勝之，此賴宗社山河之祐也。」

十六年卒，年八十一，謚文忠。天資厚重，輔以學問，其發於議論，措諸事業者，俱有可觀。初齊賢讀史，至則天紀曰：「那將周餘分，續我唐日月。」後得朱子綱目，自驗其學之正。人有片善，稱譽惟恐不聞，先輩遺事，雖細以爲難及，平生未嘗疾言遽色又及穢語。晩年閑居，對客置酒，商搉古今，豐豐不倦，崔瀣嘗歎曰：「士別三日，刮目相待，吾於益齋見之矣。」

齊賢務遵古法，不喜更張曰：「吾志豈不如古，但吾才不及今人耳。」齊賢之孫，連姻奇氏，齊賢忌其盛滿。及拜平章，恭愍勅兩制，賦詩以賀，且命齊賢敍其事，齊賢辭不爲。

恭愍之寵辛旽也，齊賢白王曰：「臣嘗一見旽，其骨法類古之凶人，必貽後患，請上勿近。」旽深銜之，毀之百端，以其老不得加害。乃謂王曰：「儒者稱座主、門生，布列中外，互相干請，恣其所欲，如李齊賢門生。門下見門生，遂爲滿國之盜，儒者之爲害如此。」及旽之敗，王曰：「益齋先見之明，不可及已。」自少，儕輩不敢斥名，必稱益齋，及爲宰相，人無貴賤，皆稱益齋，其見重於世如此。然不樂性理之學，無定力，空談孔孟。心術不端，作事未甚合理，爲識者所短。後配享恭愍廟庭。

所著亂藁十卷，行於世。齊賢嘗病國史不備，與白文寶、李達忠，作紀年傳志。齊賢起太祖至肅宗，文寶、達忠撰睿宗以下。文寶僅草睿、仁二朝，達忠未就藁。南遷時皆散逸，唯齊賢太祖紀年在。三子，瑞種、達尊、彰路，瑞種子寶林。

李達尊

達尊，字天覺，工文詞。初以蔭補別將，忠肅朝登第，賜鞓帶。由思補，陞獻納，尋遷監察掌令、典儀副令。忠惠如元，與其父從之，王復位，授典理摠郎。東還道卒，年二十八。子德林、壽林。

李寶林

寶林，爲人嚴毅方正，有政事才。嘗知南原府，新置濟用財以支供費，民無橫斂。又宰京山府，道聞婦人哭曰：「哭聲不哀若有喜者。」執訊之，果與奸夫謀殺夫者也。有人訟隣人割我牛舌，隣人不服，寶林渴其牛，會里人和醬于水，令曰：「以次飮牛，牛欲飮卽止。」里人如令，至所訟人則牛駭走。訊之果服，牛食我禾故斷其舌。又有人馬逸食人麥苗殆盡，麥主將訴之，馬主曰：「我有麥田。稔與汝，勿訴。」麥主許之。及夏，麥再苗猶可收，馬主曰：「汝麥亦稔，不與。」麥主訴，寶林命馬主坐麥主立曰：「俱走，不及者罰。」馬主不及，詰之曰：「彼立我坐，其能及乎？」寶林曰：「麥亦然，牧而後苗，其及稔乎？汝逸馬食麥罪，一也，乞令不告罪，二也，違約不與罪，三也。亂法之民，不可不懲。」遂杖之，以麥歸告者。爲政嚴明，類此。

辛禑初，判安東府事，以治最，擢拜大司憲。時林樸不署呈北元書，寶林阿仁任意，劾流之，人譏其無雅操。尋遷密直副使。濟州進殺纛，分畜諸州，多物故不孳，令贖其價。宰相欲分其餘畜之，寶林與權仲和言：「民贖價而吾輩分之，於義何如？」遂止。官至政堂文學，封雞林君。卒謚文肅，無子。

李凌幹

李凌幹，南原居寧縣人。忠宣王嘗以所幸二姬，賜凌幹及白文擧，獨凌幹置別室，莫敢近，王義之。又從王在元，爲盤纏別監，同事者皆致富，凌幹獨淸苦自勵。冬月，破衫單袴，不私一錢。及王竄吐蕃，凌幹懷金，潛附驛吏獻王，王及從臣，賴以不乏。王薨，奉梓宮東歸，號呼跋涉，勤苦備至。

忠肅朝，由密直副使，遷知司事、右常侍。元嘗欲立省本國，凌幹與金怡、全英甫等，奏請于帝，議遂寢。論功爲一等，爵其父母妻子，賜田及臧獲。後爲監察大夫，陞僉議叅理，拜政丞。曹頔之亂，侍從忠惠，功在第一，賜鐵券[2]，尋封寧川府院君。及王被執如元，宰相、國老，議欲上書，請赦王罪，凌幹曰：「天子聞王無道罪之，若上書論

奏，是以天子之命爲非而可乎？」恭愍朝，爲左政丞、領都僉議事。六年，以門下侍中致仕卒，官庇事以葬。

〈列傳卷第二十三〉

註釋

^ 1.0 1.1 原本「　　」

^ 2.0 2.1 2.2 2.3 2.4 2.5 原本「劵」

↑ 原本「褫」

^ 4.0 4.1 原本「　　」

^ 5.0 5.1 原本「大」

^ 6.0 6.1 原本「糾」

↑ 原本「攴」

↑ 此處原本有誤，不知為何

↑ 原本「叚」